

理想国

imaginist

骆以军——著

请人住二十五间客房。

以异乡人之名。

进入迷离满溢神谕的重回原乡之旅。

〔上〕 西夏旅馆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骆以军
—
著

〔上〕 西夏
旅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著作权登记图字：20-2010-3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旅馆 / 骆以军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6 (2011.8 重印)

ISBN 978-7-5495-0278-3

I. ①西… II. ①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293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27.75 字数: 470千字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3次印刷

定价: 78.00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一	夏日旅馆	3
二	夏日烟云	13
三	洗梦者	39
四	杀妻者	57
五	美兰嬷嬷	75
六	梦中老人	91
七	改名	101
八	那晚上	111
九	父亲（上）	125
一〇	父亲（下）	139
一一	城破之日	157
一二	铁道	169
一三	迦陵频伽鸟	197
一四	少年	219
一五	神戏	235
一六	酒店关门之前	255
一七	脱汉入胡	261
一八	蝶蛸	287
一九	卖梦者	303
二〇	图尼克的父亲为何变成胡人	317
二一	外国	333
二二	处女之泉	363
二三	等等我（上）	375
二四	等等我（下）	403
二五	解签师	415

夏日 旅馆

那时他那么年轻，年轻到孤自一人从登记房间、独卧一室，到第二日清晨在那廉价旅馆醒来，一切皆新鲜而无有客途陌生床铺之酸疼疲惫。那沦浹了许多别人体味的暗红薄被、灰旧的塑料壳水银胆僧帽热水瓶，小几上不锈钢盘倒扣着几只印了红字黑松汽水的玻璃杯，或那台权作摆设的萤幕随转台展演不同液态流动模糊人形的小电视，没有中央空调而出风口叶片积满白蚁尸骸的歌林一吨冷气……这样尘螨满布的寒酸小闭室，亦能朦胧召唤他“在一陌生地召妓”的旖旎想象。主要是他太年轻了，没有记忆的垂累，他到一陌生小城的空旷街景，马上能成为那样一幅水彩画的构图元素；他置身在一无有身世历史、

无品位无讲究的旅馆房间，亦能安惬融洽地将自己的体味混在那一屋子阴凉霉旧的气味中。

清晨他醒来时，赤膊着推开那新刷上松节油的厚木框格窗，突然被如此贴近楼下又像人家后院又像村里民众活动中心的水泥空地上，一个八家将打扮脸用油彩绘得赤艳妖厉的少年吓了一跳。那少年恰正抬头用一种翻白眼的角度望向他这边，他于是向后退缩回那个充满自己身体气味的房间。不会吧，这么早就出阵头。他百无聊赖地坐在那弹簧已松坏的床沿，从小冰箱里拿出他昨日从公路局车站买的易拉罐台啤，啤酒是温的，他才发现小冰箱的插头根本没插。像是欣赏自己在这爆干处境犹能保持幽默感，他模仿着电影里那些成年男子，摇头苦笑地拉开拉环灌一口温啤酒下肚，然后点了一根烟，整个人空荡荡地抽将起来。

这时他听见门外走道传来一阵小孩的尖锐哭声，接着是一个女人压低嗓子恫吓加抚慰的断断续续声音。他蹬着旅馆的深咖啡色皮拖鞋走到门边，听不清楚那个女人说话的内容。那个嗓音是所谓的“沙嗓子”，低沉而性感。在他成长经验通常是母系亲族这边一两个像离群孤雁的阿姨有这样的嗓音：她们通常是从家族照片漂流脱离的吉卜赛，少女时光即“学歹”出走，加入康乐队巡回驻唱或在林森北路伴阿凸仔跳恰恰。吸烟，酒量很好，不，应说是酒精中毒，高粱白兰地玫瑰红坐着撑着手肘一杯接一杯自己干。他遭遇到这些阿姨时她们总已倒了嗓，用那样干枯中带甜腻的特殊腔口和他身旁的长辈说话，“阿尼

基……”她们的脸廓极深，肤色暗沉，头发焦黄，肩背宽阔不论年纪多大小腿弧线都极瘦削优美极适合穿上黑丝袜配细跟高跟鞋……到他过了一个年纪后开始认真思索这类女人的人种混血之隐秘源头，那些“阿姨”们突然就从后来的那个金属感未来感女性时尚杂志上全是漂白纤体婴儿肥稚脸的女体革命中消失了。

那时房间里的电话响了，在他那个大哥大手机未普及的年代，人的存在感尚未被那些如影随形的电磁短波编织进别人任意侵入的关系之网，在一个陌生城镇陌生旅馆的闭室内，一通电话的响起确实令他困惑而忐忑。什么人知道他正在“这里”？他记得前一日他住进这间旅馆之前，他是无目的地地徒步漫走了很长一段路，一身大汗临时起意，“好吧，就在这间小旅馆待一晚吧。”他是随机的移动体（某种时空定义下的“幽灵人口”），他们是如何准确地追袭着线路而切进那个静候在这个房间的电话？

他拿起听筒，不敢出声。

对不起。电话里，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电话线路潮湿或接触不良的哗剥杂音，充满了捂住他一边耳朵的那整个另一端的世界。他以为那只是一个发语词：对不起，请问这是某某的房间吗……对不起，我找一位什么什么先生……对不起这里是柜台想确定先生你今天要续住或退房……对不起你要不要找小姐……

但是对方只是又说了一遍：对不起。

什么？他迷惑地问了一句，但电话已经挂掉了。

那似乎便是，这通电话所要传递的完整讯息，对不起，但那是什么意思呢？

在他住进这间旅馆的前一天，他和他的朋友 W，还有另两个女孩，住在那条，他一路走来像蒸熟的猪血糕、冒烟腴软变形的海岸公路，那一端有火车停靠的滨海城市的另一间旅馆里。不，不是现在这年代所臆想的“两男两女开房间”种种淫乱狂欢的画面，他们的年代在男女这回事上，拘谨忸怩到即使是闭室内的两对男女，仍会被看不见的每一细部分解的举止言谈间之踌躇谨慎，压抑到喘不过气来。旅馆内的两张单人床，他们是男孩和男孩挤一张，女孩和女孩挤一张。在那样的旅途中，他们会不怕笨重地背着一把尼龙弦吉他。白天他们坐着公路局到无人海滨，他们会像那些青春电影演的，男孩捡岸上的薄削卵石对着大海打水漂；女孩们则看似无忧其实充满自觉地提着洋装裙裾涉水走进潮浪里，互相泼水然后哗哗笑着。入夜困在旅馆房间，男孩便拿出吉他演奏其实也就会那几首的古典曲子：《望春风》、《绿袖子》、《爱的罗曼史》、《史卡保罗展览会》、*Yesterday*……女孩们会支颐聆听，似乎静穆下来，但很快即在她们的那一张床上咬耳朵，然后笑着滚在一起。

那是在那个恍若搁浅停顿的年代里，无比静美的一幅图画。但他们欠缺对自己的了解，无能翻弄嬉耍那僵硬羞怯的细微礼仪之间，巨大的可能。男孩担忧着第一个晚上便将所学的几支曲子演奏完毕，那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呢？他的朋友 W 和他一样，

完全没有和女孩交往的经验。女孩们则较他们稍世故些。她们之前各自有一段不愉快的恋情经验。而那两个偶尔在她们自怜自艾口中闪瞬即逝的男人形象，年龄明显大了她们一截，于是对他们来说，那亦是一遥远陌生而难以理解之“成人世界”的隧道另一端。他们完全不理解成年男人对自己女人的躁烦不耐；他们亦不能理解（许多年后他们将置身其中的）男人可以一边揶揄地冷眼旁观自己的女人和一群雌性同侪争奇斗艳，一边面不改色地欣赏那些她的敌人的小腿弧线或狐媚眼睛或裙底风光……

礼仪和教养。在他们置身的那个年代，在那间昏暗而无事可做的旅馆里，他们只能用夸奇描述自己身世的说故事方式，遮掩他们在这方面的空白和心虚。女孩中叫凤的那个较其他三人大上三岁，也因此她似乎较其他三人更厕身没入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近距离、轻暴力剧的真实世界，而较心不在焉地似休憩状况和他们共处在这种天真无知的停顿时光。凤长得很美，骨架大，手长脚长，眼梢很长，皮肤黝黑，某部分可以说是前面所说那种近乎绝迹的“沙嗓子”沧桑美女的前身。她在还未蜕脱到那样将不幸沦肌浹髓进灵魂的暧昧时刻遇见了他们。她有一种他们这种台北长大孩子不熟悉的、女孩在群体中对男性的宽容和耐性。男人的好吹牛、男人的好结党结社、男人的好色、男人的愚蠢冒险冲动、男人的天性好赌……她总是像警谏又像挑逗地对他和 W 说：“你们两个很好……可是有一天一定是一样的。”她总是不那么认真、慵懒而善聆听。事实

上两个男孩背地里是将凤当作他们共同的假想情人。但似乎又隐约认识到凤之所以和他们混在一起，其实是处于一种旧伤未愈、情爱引擎熄火的状态。他们像幼兽凭气味分辨边界一般，知道凤有一日要找男人，定是即使又扮演情妇或被遗弃者，也必然是“正常世界”的事业成功男人。

另一个女孩叫贞。贞是他的同班同学，本来和他鲜少交集，因为 W 退伍后准备重考大学寄住在他的宿舍，有一日和他到学校附近女孩打工的便利超商买烟，在柜台和女孩半斗嘴半调笑了半天，算是认识了。后来倒总是 W 提议说我们去贞的宿舍混混，我们买些卤味和啤酒去找贞打屁吧……

凤即是他们在贞的宿舍偶遇几次而慢慢熟识起来的。

那样的年代。很多年后他回想起贞，或在那个旅馆房间里表情变换如梦中人的他们四个，不禁会想：如果是在另一状况、另一时空切面认识贞，或许她原该是个较美好境遇的一个女孩吧？贞是一个从脸蛋、颈项、肩膀乃至整个身体，皆充满一种纺锤曲线印象的年轻女孩。她其实远较凤擅长描述他人。他们对凤的朦胧理解，对凤那哀伤静美的身世的片段，都是从贞那儿听来的。他相信他和 W 的事也是她用一种说故事人的姿态说给凤听的。他们且断断续续从贞那儿听来一些认识或不认识人们的故事。贞讲故事，很像他们那年代矸仔店里的古早玩具：不复杂、没有错繁累聚的背景铺陈、有趣而简短。譬如说，她会说：那个某某（那是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班上的男生），其实他噢，他有一年多的时间被鬼压，你们知道他整天在睡觉，

慢慢分辨不出真实和梦境的世界。或者她会说一个他们皆不认识的学长小时候在河边撞见一位山神的故事……

贞且具有凤或是他们那个年纪所认识同年龄女孩鲜见的喜剧天分。但或许在他们那个过度单薄如纸折的四人相处闭室里，贞无机会将她的这些天赋立体长成一个迷人女孩的完整形象。她变成了凤的影子或插科打诨的配饰角色。她像是依偎着凤那流动又蒙暖的女性气氛，而扮演一个较明快麻利的和他们打交道的交涉者。有时她会不动声色告诉他们一些凤的缺陷或阴暗面，但又像对自己生气地替凤辩解起来……

他后来是怎么离开那个他们四人如胶粘苍蝇愈想震动羽翼将个人的特殊性挣跳出来，却被愈来愈黏稠、喘不过气来的某些暗示——性的暗示、青春的暗示、某些陈旧故事或电视剧里四人关系的套式——的旅馆房间？他记得前一晚他和 W、凤和贞男女分据挤睡一床。那只是他们四人旅途的第一个晚上，但贞似乎被这样类似小学生毕业旅行的亲昵气氛召唤着某种情感。即使他们讲了一晚上故事和笑话后躺卧在黑暗中，贞仍亢奋无厘头地说些滑稽逗笑的句子。偶尔靠近她们那侧的 W 回敬了一两句嘲谑的玩笑话，贞会将腿自薄被伸出，悬空过来踹他们的床侧。

后来他在巨大的乏倦下睡去，朦胧中仍断断续续听见邻床两个女孩嘁嘁耳语声。半夜时他被一种房间里有巨大禽鸟拍击羽翼的幻听惊醒。黑暗里他先听见凤的低微啜泣声，待他的瞳孔收缩至能简略分辨暗室中的灰暗线条，他发现贞背对着凤，

脸面向他们这边垂头坐在床沿。他听见贞用一种枯燥厌烦的老妇口吻说：“我痛恨再这样一直当你的老妈子了。”

他复昏困睡去，但在梦境中他似乎明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第二天早晨，贞完全变了一个面貌。原本纺锤意象的年轻紧绷脸庞突然变得阴暗模糊，且一改前晚的聒噪变得沉默冰冷。W小心翼翼地赔笑了几句，她却扯着脸不回话，最后她突然用唇音轻轻地说：“闭嘴。”

W 当即炸开，他听见 W 咆哮地说出一个遥远年代摇曳生姿的戏词，W 说：“你不要愈扶愈醉！”

贞站起，摇晃着身体，有一瞬他以为她的脸会像倾洒了过多酵粉的面团那样膨胀变形，但她只是像喝醉酒一般摇晃着拉开房门走出去。他成了旁观者。凤对 W 说：“我昨晚都对她说说了。”后来他才发现自己亦被浸泡在一种强酸腐蚀内脏般的生理不适。原来那就是嫉妒。等许多年后他才更理解那是无意义并非由爱或感性能力所莫名炽烧的黑暗情感。原来在他们这看似无忧的四人嬉游，凤和 W 已瞒着他和贞在一起了。原来贞也一直隐抑地暗恋着 W。他发现他在这四人关系的交集游戏中成为真正的剩余者。他告诉凤和 W，他去劝劝贞，也许他能搞定，然后他便也推门出去。他在旅馆门口一个公共电话下面找到蹲着哭泣的贞，他站在她的上方，看着她枯褐头发中央的发旋随着抽噎而抖动。那时他心里想：她真是难看哪。他听见自己说：“不然就我们两个在一起好了。”

贞抬起头来，用看见什么不可思议的怪物的憎恶眼光瞪着

他。然后便是他离开那间旅馆，走过那一段炽烫到将鞋底融化成麦芽糖的漫长滨海公路，走到这个边僻小镇，住进这间旅馆。

那天近中午时分，他离开他的房间，走到甬道转角楼梯间旁时，发现一个小男孩抱着膝盖坐在墙角。他猜想那是否就是之前隔着门在外头哭泣的孩子。那男孩似乎发着高烧，满脸通红。男孩的身旁有一台投币式自动擦鞋机，他很迷惑在这样一间什么设备皆简陋破旧的小旅馆，为何会放置这样一台时髦的机器？他从口袋掏出零钱，投币时男孩也站起身好奇地观看。那是一个用马达牵引转轴让三只滚筒状毛刷不停打转的机器，毛刷上分别注明了“除尘”、“深色”、“浅色”三种功能。那一次投币而让毛刷旋转的时间出乎意料地长。他分别将两只皮鞋伸进那孔洞里掸灰上油，再好玩地攢掇。那男孩把他穿着布面童鞋的脚也伸进去，逗得那男孩咯咯直笑。

后来他们两人便一直站在那个阴凉的旅馆走廊，看着那三个不同颜色的鞋刷，不停地空转。

夏日烟云

那个夜晚的火车车厢像他这一生宿命的、注定的，不论发生了多少随机组合不同遭遇的故事，那必然的——如果它是一部看似流水账其实刻意剪接过了的电影——ending 镜头。最后一个画面。强曝光成版画般的沥青人脸，拉得长长的影子，昏黄的煤气灯，车厢里的横的纵的座椅或扶杆的消失点纵深。阴惨的，像蒙克的画面。但不是定格。画面仍在摇晃着（持摄影机的手不稳地晃动），时间仍在流动，但那是最后一个画面。

那大约是在一九七〇年代，他和他那群日后成为陌路的青春同伴，在那烟雾弥漫的夜车里晃摇着。他们的脸孔带着一种无知的狰狞，或是对抗这种生命何其漫长凶险而自己何其单薄

孱弱的不祥预感，强自打气的模糊笑意。他们穿着高校生制服（完全仿日式高校的黑色高领外套），叼着烟，喝啤酒，配一人一只沾盐的水煮白鸡蛋，如此悠悠晃晃随那巨大铁皮车体穿过最深沉的黑夜。那种缓行列车的动力犹是烧煤球，火车头会有列车工人一铲一铲将煤球扔进乌黑生铁的炉膛烈焰里。他们在那串联成列的密闭空间里给摇晃折腾一整夜，清晨下车后，唇上短胡茬处会结两块黑不溜秋的鼻涕冰块，车厢空气里全飘浮着煤烟渣子！

他们一伙人总是搭最末一班夜车从光州出发，天亮时就到汉城或是釜山。在其中一人领路下（永远不是他），赶在朝会前，在校门口堵人，一群醉醺醺眼带血丝晃了一晚上硬板靠背座椅而胸缩腰斜的痨病鬼，像从夜河对岸偷渡来的幽灵，围着对方落单小猫两三只，一顿死揍。打完了，再用回程票疲乏欲死地摇晃回光州。

那个摇晃的画框。画外音。哐当哐当火车本身在那种慢速运动中撞击着自身金属关节的异常温柔的声音。那种宽轨慢车，慢速到对向轨道有车来，即像松解链条骨头散垮地“乞”长叹气刹车停下，乃至时光悠悠似乎他们在那车厢里胡子蔓长身体抽高。车厢里总静默地散坐着那些底层人。那些韩国人。许多年后，回想着在那昏暗氤氲、秽臭不堪的车厢里，那些似乎作为梦境背景各自阴惨缩睡在座椅上的“底层人”，究竟是哪些人？拎着鸡鸭的老妇？疲惫的马路工？流浪汉？妓女？竟无一各自可辨识身份之外形，仅就是一集体的、忧悒不幸如影子